

察興花園



如果人生沒有下一次

很多人知道我從事生命產業後，都會問我：「每天都接觸死亡，你是不是已經不怕死了？」其實不是。我很怕。我怕的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離開的時候，心裡還留著很多遺憾。我的經歷與多數同學不太一樣。我不是一路順著念上來的，而是先在社會上工作過，才又回到學校。因為比別人更早接觸現實、更早看過人生的最後一面，那些畫面其實一直留在心裡。有些人來不及跟家人說再見，有些人一輩子都在為別人而活，直到最後才發現，原來自己從來沒有真正為自己做過選擇。也因為這樣，我對「時間」變得有點敏感。當知道自己錄取中興大學的國際志工時，我沒有想太多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我只是覺得，如果有一天回頭看自己的人生，我希望這十五天是我願意記住的日子，而不是一句「早知道我就去了」。我不是想去拯救誰，也不覺得這十五天能改變世界。我只是想離開熟悉的生活，用另一種方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也看看自己。



我們的第一堂課



祝福儀式

出發前，我沒有特別的想像。

直到真正住進龍波邦的鄉村，我才知道，原來生活真的跟臺灣差那麼多。我們住在以前國王避暑的地方大家叫它「國王小屋」。聽起來名字很響亮，但裡面其實非常原始。沒有熱水，每天都是洗冷水澡，而且還是露天浴室。第一次洗澡的時候，天空快黑了，我一邊沖著冰冷的水，一邊看著旁邊牆上的蜘蛛跟各種昆蟲，心裡一直在想：「我真的要在這裡洗嗎？」包含衣服全都得自己手洗，很像在逃王子。為了方便洗澡，我跑去當地的雜貨店買了一個塑膠小籃子，用來裝自己的沐浴用品。那個籃子底下帶有小孔，方便瀝水，這樣盥洗用品才不會積水發臭。回想當時在服兵役也是這樣，一個小水桶、一塊肥皂、提著盥洗用品走去洗澡。以前覺得當兵的日子很苦、很漫長，沒想到多年後，我竟然會因為一個裝沐浴用品的塑膠小籃子，重新想起那段生活。歲月劃過指尖，以前覺得熬不過去的，現在回頭看，一切都像夢境實現一樣，變得有些模糊，又有些真實。

在寮國待了幾天我們與當地的老師和學校小朋友分享臺灣在地美食，我們特地跑去當地的菜市場買菜。當地的市場走進去，其實跟臺灣傳統市場沒有差太多，空氣裡一樣飄著生鮮肉品和野菜的味道，攤販也熱情的跟我們打招呼，那天我們在資源有限的廚房裡手忙腳亂，最後煮出了酸辣湯、三杯雞還有炒高麗菜。當地的孩子和老師第一次吃到臺灣味的料理，每個人都吃得很開心；而我們邊吃邊聊，也順便撫慰了大家心裡那份對家鄉味的懷念。廚房裡的熱氣和大家的笑聲交織在一起，真的很美好。在寮國，平常一餐能有兩道菜就已經是很豐盛的料理了。路邊沒有高樓大廈，也沒有繁華的街景，反而常常看見雞、牛、羊，甚至大象，就這樣非常自然地出現在居民的生活裡。這裡的道路坑坑洞洞，下雨就滿地泥濘，生活也沒有臺灣方便，但我卻很少看見有人抱怨。

以前我一直以為，幸福和擁有多少東西有關。

但在寮國，我第一次發現，有時候真正讓人富足的不是擁有，而是知足。

原來生活 可以那麼簡單

傳統市場



最讓我印象深刻的，是當地的巴西（Baci）祈福儀式。

當地的長老、學校的老師，還有學校的學生，大家一個接一個坐在我們面前，口中念念有詞一些祝福的話，祝福我幸運啦～祝福我們幸福啦～親手替我們把白棉線繫在手腕上。一條、一條，再一條。最後我的手腕上大概綁了三十多條白棉線，每一條都代表著一份來自異國的祝福。我覺得，那可能是我這幾年來收過最珍貴、也最溫暖的一份禮物。



煮臺灣料理





我差點忘了怎麼表達感謝



與B E E先生合影

在服務的過程裡，我陸陸續續寫了一些卡片給陪伴我們的人。我平常是一個極少用這種方式寫卡片給別人的人。工作了這麼多年，我習慣了講求效率、解決問題，甚至習慣把情緒和情感都深深收起來。要我坦白、直接地對一個人表達感謝，對我來說其實是一件很彆扭、很不習慣的事。但這趟旅程，身邊這些人給我的溫暖，讓我放開心胸接納更多。我寫卡片給照顧我們無微不至的PHONG先生；寫給第一間學校的翻譯B E E先生；也寫給一直幫我們翻譯的日籍老師采繪。寫給B E E先生的時候，我心裡的感受特別深。因為我自己的英文程度沒有到那麼好，很多溝通其實很吃力。但在我們服務的第一間學校裡，不管是我們在講台上教學，還是在大太陽底下搬磚、蓋廁所，B E E先生一直默默待在我們身邊。每當我們卡住、不知道怎麼跟當地小朋友或居民表達時，他總是第一時間跳出來幫忙翻譯。因為有他所以很多事情更順利的完成。而采繪老師，在我眼裡根本就是個學霸。她是從日本來到寮國教書的，除了全程幫我們做語言溝通之外，最扯的是有一次我們教當地小朋友跳舞，那套舞蹈動作我們練了很久，結果采繪老師站在旁邊看我們示範一次，她居然就全記住了，還立刻轉身幫忙帶領孩子們一起跳。看到那幕我真的佩服到不行。但除了佩服，我也忍不住會想：她一個人離開家鄉日本，來到這片偏遠的異國土地上生活、教書，平時一定也曾經感到孤單吧？如果我這張親手寫的卡片，能讓她知道有人默默記得她的付出、感謝她的辛苦，那該有多好。寫著寫著，我心裡忽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觸。我發現自己很久很久沒有這麼認真地去對一個人表達感謝了。不是我以前沒有情感，而是長大之後、進了社會之後，我們習慣把很多真摯的感受藏得很深。久到我都快忘了自己其實也可以是個柔軟的人。直到這趟旅程，在龍波邦的風裡，一字一句寫下卡片的時候，我才慢慢把那個會被感動、懂得分擔與表達感謝的自己，重新找了回來。



第一次混水泥蓋廁所



重新理解自己

以前我的思考模式一直都很務實：這件事的目標是什麼？效率高不高？能不能快速解決問題？但站在龍波邦的教室前，看著孩子們純真且充滿好奇的眼神時，我意識到，有些事情是急不來的。因為語言不太通，很多時候我們只能用極其有限的單字加上肢體動作，甚至是單純的笑容來溝通。起初我有些焦慮，擔心自己教得不夠好、不夠多。但在跟他們相處的過程裡，我才慢慢明白：教育的本質，從來就不是把標準答案塞給別人，而是願意花時間，陪著一個生命慢慢長大。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去當幼兒園老師，好像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因為那讓我找回了對人最原始的耐心。在太陽底下跟團隊一起搬磚、蓋廁所也是一樣的道理。高溫、滿頭大汗、手上全是泥土與水泥的痕跡。老實說，我也曾問過自己：短短十五天，我們蓋好的這間廁所、這面牆，到底能改變這裡多少？但後來我轉念一想，自我成長的價值，並不取決於我是否拯救了世界，而是在於我是否踏實地投入過。很多年後，當那些孩子依然在那間學校上課時，那面牆上會有我們留下的汗水與痕跡。我們就像在龍波邦的土地上埋下了一小種子。這趟服務沒有讓我變成救世主，卻讓我放下過去那種事事追求回報、講求效率的功利心態，學會了何謂無私的付出與陪伴。



服務完第一間學校大家合照

為了不成為光陰的附庸

很多人總覺得，國際志工是一趟去「幫助別人」的旅程。但真正回到臺灣、回歸原本的生活後，我才深刻體會到，被拯救的人其實是我自己。站在家裡的浴室裡，浴室牆上沒有蜘蛛，也沒有飛蟲。走在台中的馬路上，開車騎車再也不用像在龍波邦一樣一直閃躲坑洞。晚上去買飯，滿街的手搖飲料、便利商店，想吃什麼隨時都有。可是在洗熱水澡的時候，我的腦海裡會突然跳出龍波邦那個黑漆漆的露天浴室，想起自己提著那個塑膠籃、沖著冰水、凍得皮皮挫的樣子；在便當店看著滿桌菜餚時，我也會想到我們一群人在簡陋廚房裡手忙腳亂煮的三杯雞與酸辣湯，還有當地孩子吃到台灣味時亮起來的眼睛。以前我覺得這些日常都是理所當然的。甚至在回學校唸書之前、在社會上工作的那幾年，我每天張開眼睛就是算時間、處理事情、趕進度，生活過得很快，但心裡可能不夠富足，對身邊的一切都覺得麻木。但這十五天，把我從那種麻木的節奏裡硬生生抽了出來。很多人問我，去國際志工到底學到了什麼？是不是變成了更好的人？老實說，我真的沒有變成什麼偉大的人，也沒有得到什麼驚天動地的人生真諦。我依然是那個 25 歲、先工作過才回到中興大學念書的自己，依然有我的煩惱跟務實。但這十五天，確實在我的心裡留下了很深的後勁。它讓我重新看懂了「團隊」這兩個字。以前工作時，我習慣一個人把所有事情扛下來，不太懂怎麼去依賴別人；但在寮國，大太陽底下大家一起搬磚頭、一起全身水泥汗水，彼此照顧、一起把一間廁所蓋起來的過程，讓我願意放開心胸接納不同，去信任身邊的夥伴。我也才發現，原來代表中興大學、代表臺灣站在那裡的時候，自己心裡是有那份認同感與驕傲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讓我的心稍微放鬆了一些。因為工作關係看過太多人生的最後一面，我以前其實很焦慮，總覺得時間不夠用，一直都在跟時間塞跑，總覺得要一直往前跑才不會留遺憾。但到了龍波邦，看著當地人即使生活不優渥，卻能那麼平靜、知足地過好每一天，我才發現自己以前把生活繃得太緊了。光陰的故事，沒經歷過的人真的不會懂。為了不成為時間的附庸，我們只能選擇好好珍惜眼前的每一個今天。我們擁有的很多。回到臺灣後，生活還是要繼續，日子還是要過。這十五天帶給我的不是什麼紀念品，而是一個很簡單的改變：我開始願意停下來，好好洗一頓熱水澡，好好吃一頓飯，好好跟身邊的人說一句謝謝。不要等到有一天失去了，才發現原來那些最平凡、最平淡的日常，才是人生最值得被記住的風景。

